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，要求地域性，正能量，主旋律，原创。不拒草根，不唯名家，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：ls-wbsc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文史 杂谈

苏东坡的口福

李国文

世人不能不佩服他的文章笔力之健，更不能不羡慕他的口福胃纳之佳。无论文章，无论胃口，都充满了此公对权势的蔑视、对小人的不屑、对生活和对明天的憧憬希望以及身处逆境中的乐观精神。

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，会吃，懂吃，有条件吃，而且，有良好的胃口，吃得下去，消化得动，实在是一种幸福。北京也好，天津也好，常常看到挂着“口福居”这样招牌的饭店，通常都不大，价位也不高，普通人吃的多，老百姓坐下来，无非一杯啤酒、两碟小菜，这就是电视广告上说的“吃嘛嘛香”的市民大众最向往的“口福”了。

所谓口福，所谓吃得快乐，所谓舌尖上的享受，都是一个人生命过程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
号称“美食家”的苏东坡，一生经历坎坷。然而，他在颠沛流离的一生中，却有着难得的口福。著名的“东坡肉”，吃过吗？颇具人气的“东坡肘子”，听说过吗？就是苏轼这位文学大师发明或创造出来的两道菜肴。在食谱上，以文人的名字而为菜肴名称者，苏轼大概是“独一份”。应该说，苏东坡的口福，是他在坎坷生活中的一笔精神财富。如果看不到这点，不算完全理解苏东坡。苏东坡无论贬谪到什么地方，都能写出优异的作品，都能吃出名堂，都能活得实实在在、有滋有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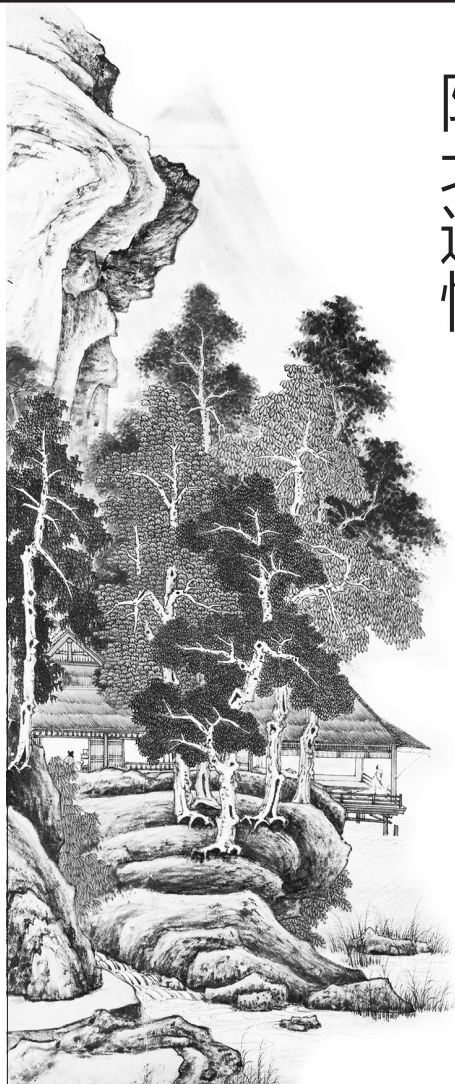
在宋人朱弁的《曲洧旧闻》里，看到这位胃口奇佳的文学大师渲染吃喝的豪情，他那洒脱奔放的状态，他那充满自信的心志，跃然纸上。“东坡与客论食次，取纸一幅，书以示客云：‘烂蒸同州羊羔，灌以杏酪食之，以匕不以筷。南都麦心面，作槐芽温淘。糝裹豕抹猪，炊共城香粳，荐以蒸子鹅。吴兴庖人斫松江鲈，既饱，以庐山康王谷帘泉，烹曾坑斗品茶。少焉，解衣仰卧，使人诵东坡先生前后《赤壁赋》，亦足以一笑也。’”

能够这样了解自己、享受人生、心胸开阔、品位高尚的诗人，能不笔惊风雨、名垂千古吗？

苏东坡最后一次发配，渡琼州海峡，安置儋州。宋朝的海南，远非今日之海南，乃瘴雾蛮烟的荒凉之地。从他的一篇《食蚝》短文中，发现此公尽管环境恶劣，吃兴未减分毫，虽然日子艰难，但消化能力极佳。当地滩涂上，盛产味美无比的蚝，使他足享享受。据明人陆树声《清暑笔谈·东坡海南食蚝》一文中载：“东坡在海南，食蚝而美，贻书叔党曰：‘无令中朝士大夫知，恐争谋南徙，以分此味。’”

从苏东坡坦荡、从容、自信与豁达的人生经历中，世人至少获得以下三点教益：第一，得要有一份坦然从容的好心胸，千万不要小肚鸡肠，首鼠两端，患得患失，狭隘偏执——那是绝成不了器的。第二，得要有一份刚直自信的好精神，切莫任人俯仰，随波逐流，墙头衰草，风中转蓬——那是绝站不住脚的。第三，恐怕得有一份兼容并蓄的好胃口，不忌嘴，不禁食，不畏生冷，不怕尝试。这个道理若用之于营养，则身体健康；用之于文章，则尽善尽美；用之于交友，则集思广益；用之于人生，则丰富多彩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ls-wbscgh@sina.com联系



陕北道情

蒋子龙

世人尽知有陕北，可知陕北也分“南北”？以延安为界，以南称“南路”，延安之北谓“上头”。“上头”即陕北的最北端，指哪里呢？榆林。

林的具象：中国历史文化中两大重要符号，长城与黄河，在此相会；是西北的崩塬沟壑与毛乌素沙漠的交界点；黄土高原由榆林向内蒙古高原过渡；数千年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榆林这片黄土、草原和沙漠上冲突与融合，“延袤千里，多马宜稼”，既是塞外重镇，又是“塞上江南”。据《榆林志》记载，西汉时，这里“水草丰茂，羊群塞道”。

榆林还有一个天然的大水网，横亘于境内的千里横山，大小115条河流，最大的无定河，河谷最宽处2200米，桃花汛期若加上漫滩雷龙湾至响水花虎滩一段，河面宽55公里。浩浩荡荡，千折百回，最终成为西北黄土高原上最大的支流注入黄河。

无定河流域面积为11480公顷，其北面为低缓的黄土梁峁及冲积、洪积滩地，地表形态以各种沙丘、滩地与盆滩为主，沙丘之间自然就会有洼地出现，洼地长期积水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，俗称“海子”。在榆林北部沙漠草滩区，这样的“海子”不计其数，有名字的就多达二百多个，最大的红碱淖湖，站在湖边，眼前绝对是一片汪洋。这些海子宛若镶嵌在沙地间的一颗颗琥珀，在阳光下，尤其是在月光下，晶莹剔透，闪烁夺目，尽显榆林的无限魅力。

世界上叫“沙漠”的地方很多，竟然也是千差万别，并不都是滴水皆无，寸草不生。榆林的沙漠草滩上，就有长芒草草原、冰草草原与百里香草原……还有芨芨草、沙芦、赖草、羊草等和根本叫不出名字的数百种野草，以及苍耳、茵陈、甘草、枸杞子等三百余种药草，和一蓬蓬像沙地护卫一样的沙柳、柠条、油蒿、臭柏等灌木丛，真称得上是“山花杂古今”“风梳野草香”。此外，在草滩区外围，还有一片郁郁葱葱的“国家沙漠森林公园”，里面还有不少珍奇古木。请见多识广的人想象一下，将沙漠和森林、公园联系起来，究竟是怎样的景观。

“流量不定、流向不定”的无定河，形成大片的湿地，尤其是黄土高原上一片难能可贵的湿地，每年都有数十万只各种野生禽类在此栖息，其中，不乏极珍贵的一级保护动物。

湿地南缘就是著名的鱼米之乡，被誉为“赛江南”。有水库19座，宜渔的滩涂地14平方公里，宜渔的稻田27平方公里……清末榆林响水堡人曹子正，于乙酉科拔贡为官，他有诗描绘自己的家乡：“迢迢路远垂岸柳，樵唱万舟鱼钓台。”无定河两岸垂柳，渔樵两利，富庶而幽静，“塞上江南”岂不是实至名归。

“陕北道情”，可以唱，也可以说。道情、道情，须先道陕北之“大情”。情之大者，乃天地造化的成全、大自然日月积累的馈赠。榆林地势高亢，崩塬宽广，土层深厚，土厚才好藏宝。再加沟壑纵横，梁涧交错，历来被视为大漠边塞，除去被兵家看重其战略地位之外，长期被商品社会所忽视。正因如此，才好积蓄，才能深藏。野气蒙笼，却蕴藉无穷。当国人的资源意识猛然觉醒，正为资源的浪费痛心疾首，为资源会有枯竭的一天忧虑日益深重，并开始认真计算经济发展的资源成本……榆林竟成为中国能源重要的“接续地”。

顾名思义，“接续地”就是为国家的继续发展提供动力，注入活力，使发展有强大的后劲，得以继续。从这种意义上说，榆林也可以说是一片福地。榆林拥有世界七大煤田之一的“神府煤田”，以现在的开采量，可供开采两百年。而榆林地下的岩盐储量，是煤储量的22倍。岩盐既可提炼最纯净的食用盐，又是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。榆林，平均每平方公里地下都井然蕴藏着丰富的矿产，其中包括煤622万吨、石油1.4万吨、天然气1亿立方米、岩盐1.4亿吨。其资源组合配备之好，国内外罕见。

横山苍苍，地脉奇绝，千峰藏宝，万壑聚福。这么多能源、矿产富集一地，看来上天待这里不薄。由于长期深藏不露，至今方横空出世，这叫后来居上。如今，人们的资源观念跟从前大不一样了，社会的文明程度毕竟在提高，有后劲儿才是最大的优势。

近年来，国家实施“西气东输”“西煤东运”“西电东送”。陕北道情，道陕北之情。无论是历史，还是现代社会，料想，都不会忘记此情。

大家 微语

我算得上一个成功的人吗？

贾平凹

在别人眼里，可能是成功了。其实在我的眼里，在我自己的感觉里，或许是成名了。

为什么说成名了呢，我走到别的地方去，别人知道你，这可能就叫成名吧，但成名绝不等于成功。

什么事情，你越钻进去，你越觉得自己确实微不足道。

最近一个事情，我跟好多人讲，我的这段情绪不好，因为到了这个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写的东西不行，但是这个时候要大刀阔斧地改变已经来不及了。

所以做任何事情，必须有突破。文学创作的突破比较难，像跳高一样，要突破就像提高那么一厘米、几厘米，那太难了。

但是你一定要有创新，一定要往上突破，你不突破读者就会抛弃你的。

那些年 那些事儿

逛供销社

李皓

毕飞宇在《玉秀》里有这样一段文字：每天早上玉秀都要到菜市场买菜。买完了，并不着急回去，而是要利用这一段空闲逛一逛。主要是逛一逛供销社。说起来供销社可能是玉秀最喜欢的地方了。以往进镇，玉秀每一次都要在供销社逗留好半天，并不买什么。事实上，供销社是一个很不错的歇脚处，供销社可能还是一个很不错的观光场所。

读到这里，我的鼻孔里仿佛又飘荡起供销社里特有的糕点的味道。我或许去买一支铅笔，或许去买一本田字格本，或许像玉秀一样并不买什么。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眼神是不够用的，对什么都觉得新奇。据为己有的想法是决不曾有的，只是想饱饱眼福而已。那个在供销社里，傻孩子一样久久不愿离去的身影，或许是我的，或许是玉秀的，或许还是毕飞宇的呢？

从我家到供销社大约五里地，通常是妈妈徒步领我去。妈妈一般都是直奔主题，该

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买完就走，决不逗留。偶尔有熟人聊上几句，也决不拖泥带水。这主要基于两点：一是妈妈怕“露富”，买了点儿稍微“奢侈”的物品，让老亲故邻见到了，保不齐哪天他们会上门来借钱的；二是怕露怯，虽然爸爸在外地当工人，但妈妈的零花钱极其有限，一旦耽搁时间久了，我嚷着要饼干糖豆儿吃，买也不是，不买也不是，当着外人的面，大人是很窘迫的。供销社是公社消息的策源地，传出去咋说呢？

我喜欢跟一个叫庆阳的小伙伴一起去供销社，因为庆阳的舅舅在那里当售货员。庆阳的舅舅长得很精神帅气，尤其是进了供销社，当上了售货员，给他介绍对象的人，据说把家门都挤破了。庆阳在我们小伙伴中沾沾自喜，庆阳妈也张口闭口拿孩子舅舅说事儿。妈妈颇有些不屑，跟别个老娘们儿嘟哝：“这还没转正呢，是个临时工哪！哪像俺家孩子他爸，早就是国家职工了！”大娘婶婶

便鸡啄米样地点头：“就是，就是……”

1979年，爸爸与一批工友从鞍钢转业到地方。爸爸的好几个工友被安排到供销社上班。再去供销社，我就主动去跟叔叔大爷打个招呼，身边的小朋友羡慕得不得了：“啧啧，你家亲戚啊？”我置可否，只是大摇大摆地走在他们的最前面，从文具组走到鞋帽组，从鞋帽组再走到生产资料组。供销社有三个售货大厅，每个售货大厅都有各自的大门，我们一个大门一个大门地逛，常常一逛就是一个下午。除了过过瘾，除了一遍遍闻着商店里特有的味道，我们一无所获。

后来，我再次见到爸爸的工友，他们都已下岗多年。他们告诉我，原先供销社的大瓦房还在，只是已被个人承包，分解间壁成若干个小超市了。

我当年也跟玉秀一样，有过想去供销社上班的渴望。现在看来，这个梦是无法实现了。